

西方哲学、语言哲学和后语哲三个关键词词群的价值

西方哲学该怎么回应量子理论的挑战？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及其符号化

“马”给不出马的概念

从西方的分析哲学到中国的后语言哲学

后语言哲学参与第二次哲学启蒙

论反合及其语言踪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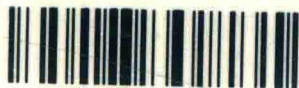
模糊指称：无穷递增和无穷递减的跨界状

人自称与物被称的数目的巨大不对称

论工具性语言扩展式

后语言哲学论稿

钱冠连 著



T1699609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后
语
言
哲
学
论
稿

钱冠连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语言哲学论稿 / 钱冠连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8

ISBN 978-7-5213-1152-5

I. ①后… II. ①钱… III. ①语言哲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04955 号

出版人 徐建忠
责任编辑 巢小倩
责任校对 孔乃卓
封面设计 高 蕾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6.25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213-1152-5
定 价 59.9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物料号: 311520001



记载人类文明
沟通世界文化
www.fltrp.com



钱冠连，1939年出生于湖北省仙桃市沙湖镇，196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1989年春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0年起受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专中心专职研究员，并被授予该校西方语言哲学与语用学两个方向的博士生导师资格。曾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外语分委委员、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会长。现任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会刊《语言哲学研究》主编。曾受中国70余所大学之邀请讲学，并30多次应邀在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上做主题报告。

序：但愿中国的后语哲真正 “亮”起来

本书囊括的十篇论文，体现了我的后语言哲学的理念与研究方法，供读者思考与批评。

对于终结了的历史事件、潮流、运动，比如分析哲学（即“语言哲学”的同义语），我们后人能做的事就是学习其积极面（智慧），避免其消极面。论其积极面，中外哲学家说得足够多了。对于其弱点，我只补充、强调两条：一、当初分析哲学所讨厌的“形而上学已经恢复了它的中心地位”¹，其所以能如此，必有内在原因和推动力。我刚好要说的是，形而上不是“打”回老家，而是分析哲学家“请”回老家的²。二、不是别人，正是语言哲学的主将奎因（Quine）发表了《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真正颠覆了分析哲学的根基。于是作者在其《后语言哲学之路》³卷首语中指出：既然“东方不亮西方亮”是自然的⁴，那么“西方不亮东方亮”也自然是自然的，后语言哲学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出。

1 Susan Haack, 2004,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总序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可参见[英]斯特劳森著，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江怡译）。

2 请参见江怡，2014，当代西方分析哲学史研究现状分析，世界哲学，（3）。

3 钱冠连，2015，后语言哲学之路，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4 此为王寅先生于2008年1月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年会暨中西语言哲学研究大会成立大会上主题发言中的一句话。此后，他多次重复此话，用以阐发后语哲在中国诞生的必然性。

本书第五篇论文《从西方的分析哲学到中国的后语言哲学》正是说明了产生后语言哲学的中国文化土壤，读者不妨最先读此文或者第一篇《语言哲学和后语哲三个关键词词群的价值》，然后再读其他篇章。

本书十篇论文的排列规则是：最早发表的后语哲论文（介绍西方分析哲学的文章未选入内）排在最后，最近发表的靠前。自然，尚未发表（在本书内算首次发表）的三篇也就排列到了最前面。

文集选取“西方哲学—分析哲学—后语言哲学”链条中的最后一段，以十篇论文具体展示：在中国发生的后语哲到底是个什么模样？怎样利用汉语语料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怎样利用分析哲学的营养与智慧？怎样把西方的哲学本土化？怎样学习外国而又有中国本土的创造？说到这里，我要毫不掩饰地向读者诸君重点推荐《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及其符号化》、《“马”给不出马的概念》、《论反合及其语言踪迹》及《模糊指称：无穷递增和无穷递减的跨界状》。读完这四篇以后，你会对上面五个问题有一个明晰的了解。另外，本书另一篇论文《从西方的分析哲学到中国的后语言哲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除我以外的中国后语言哲学学者王寅、刘利民、杜世洪三人是怎么做工作的。另外，霍永寿教授也在卓有成效地做后语言哲学研究。读者在考察他们的研究后，会进一步对后语言哲学了然于心。然而，若要对后语言哲学的起源与基本思路有一个清晰的梳理，可以看看《后语言哲学参与第二次哲学启蒙》一文。我在此没有提及的篇章，也都有自己的见解，绝非人云亦云的拼凑之物，更不是注解西洋之物、挟洋自重的东西！

为了这个后语哲的“后”，还有一件忍痛割爱的事。我有一篇尚未发表过的论文叫《“意义”定义：两个要素及两个媒介》，是分析哲学的老问题。虽然有我的新的解决办法，但是终归还是捡起老问题翻炒。我最终没放进这个集子，就是为了

贯穿所选论文的统一标准——在汉语语料中找到一个日常生活的新问题，给出一个哲学解决（关于世界及宇宙观的道理）。

此前，作者在安徽合肥（2018年）提出了后语哲关键词词群：汉语语料、入口、问题、出口、世界一束。把这五个关键词词群串起来，就组成后语哲基本概念：在汉语语料那里找到入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说明世界一束的道理，就是出口。（落脚点在世界一束上，就是语哲，落脚点在语言形式上，就是语言学。）但愿后语哲在中国“亮”起来，像其他哲学传统、流派一样地“亮”起来。

我的学生霍永寿教授为这本书的编辑花了大量心血，逐字逐句，校正勘误。在此，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钱冠连

2019年3月1日

白云山下

目 录

西方哲学、语言哲学和后语哲三个关键词词群的价值 ——钱冠连演讲报告（2018.5.19，安徽大学）	1
西方哲学该怎么回应量子理论的挑战？	12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及其符号化	21
“马”给不出马的概念 ——谓项与述谓的哲学意蕴	39
从西方的分析哲学到中国的后语言哲学	50
后语言哲学参与第二次哲学启蒙	67

论反合及其语言踪迹 79

模糊指称：无穷递增和无穷递减的跨界状 107

人自称与物被称的数目的巨大不对称 117

论工具性语言扩展式

——西方语言哲学研究之八 129

附录：夹缝中的学问也是真学问

——钱冠连教授访谈录 151

代跋：舍不得那点“无用的”美丽

——我学习语言哲学的故事 169

钱冠连年谱 186

主要著述 191

西方哲学、语言哲学和后语哲 三个关键词词群的价值

——钱冠连演讲报告（2018.5.19，安徽大学）

拿到这一份《语言哲学和后语哲三个关键词词群的价值》的文稿的时候，你们很可能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凭什么选出这三个词群呢？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们相信你选的是正确无误的？我现在就首先回答这两个问题。

探险者总是有风险的，风险与探险是同在的。因此，我不能担保我选的这三类词群是无误的、无错的。对这个东西，我本人就是半信半疑。首先说我的半疑。我的疑问在什么地方？桂诗春先生说，研究母语的可以靠直觉，intuition，但是，研究外语的，中国人研究外语的科学论文，最终要皈依于数据。我今天的发言是没有数据归纳出来的，也就是说，我选出的这三类关键词的词群是没有通过数据统计出来的。这就是大家可以怀疑我的一个最大的理由。那么，我说我对自己的这个题目是半信半疑。疑，我说了。那么我信在哪里呢？

换句不客气的话说就是，你有什么资格选这三个词群让别人相信你呢？既然说半信，下面就说一下我的三点半信的理由。

我读过语言哲学方面的书有五本，第一本是Maria编辑的分析哲学家（亦即后来的语言哲学家）的一本书，包含18位哲学家的论文。第二本，Martinich编的语言哲学家（分析哲学家）

的论文集，包括46篇论文（2008年第四版）。还有三本是中国人写的，一本是陈嘉映写的，一本是江怡写的，另一本是王路写的。陈嘉映的书叫《语言哲学》，江怡的叫《分析哲学教程》，王路的叫《走进分析哲学》。这是我第一个可以相信自己的地方：我读过五本书。

另外，我还读过三大词典，第一部大词典是A. Tanesini编的*Philosophy of Language A-Z*。这本书每个条目读了三遍到四遍，先后读了五年，这是第一大词典。第二大词典是Bunnin、余纪元两位先生编的《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这本作为我的重点参考对象。还有第三本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就是牛津出版社编写的一本哲学词典，编者是S. Blackburn。我每天读两条，今年是读的第五年了，还剩下五分之一，而且我是每条至少读三遍，无论是不是关于语言哲学的，我通通读完。因此，我今天说的相信自己不会那么离谱的原因之一就是我读过五本书和三本西方哲学大词典，这是第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就是我经历了20年左右的语言哲学的学习，因此我对语言哲学有哪些词可归于关键词的词群，不是太离谱的。

第三个就是桂先生说的中国人学外语，写出的研究文章，最终要皈依于大数据的统计，对我这个研究不一定适合。大家知道，哲学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s的meta之意，在上边，在下边，在左边，在右边，就是不在中间，悬于physics之外，physics（物理学）是科学家干的事情，而哲学家干的事情就是speculation（玄想），就是思辨。因此，我这个研究还是有一定的可置信的根据。这里，我欢迎大家提反对意见，我欢迎大家有这样的论文出现：钱老师，你说的哪一个词群的哪一个可以不是关键词，我的理由是1、2、3，摆出来，然后你建议哪一个词可以进关键词词群，1、2、3，把道理摆出来。而且，无论刊物主编怎么决定，我都帮你写推荐信，帮你的论文在杂

志上发表。

“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是思想性的历史”（孙正聿），也就是说，哲学是一种思想，而且哲学史就是历史，但是这个历史是思想性的历史。所以就沿着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关键词的词群，找到了15条。（为何不从“西方哲学”关键词词群说起？请后见。）

第1条就是linguistic turn，哲学的语言性的转向，是西方哲学在转向，而不是语言学在转向。它是“哲学的语言性转向”，我再说一遍，是哲学的语言性转向。

第2条是semantic ascent，语义上行，上行到哪里去呢？美国的语言哲学家奎因说，哲学问题上行到语义那里去；他有一句很经典的话：shift from talk about objects to talk about words，从谈论对象，到谈论词语。太经典了。

第3条是analysis，分析方法，分析哲学是分析表达式的，因此把它列为第三个。

第4条，analytic philosophy是分析哲学传统而言的，对语言哲学至关重要。analytic、analytical，这两个词是通用的，第四条是核心。

第5条是philosophy of language，analytic philosophy。

第6条是linguistic philosophy，其实，《牛津大词典》说linguistic philosophy是不那么受人欢迎的一个名称。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7条，is 或者 to be。

第8条，reference指称，指称物不是这个reference，而是referent，reference是指称过程，是reference process，是一个过程。

第9条是meaning，意义。

第10条是semantic value，语义值，就是所谓的真值、假值。有一派语言哲学家们为什么动不动就说这个是真的或假

的，初学者搞不清楚为何什么话都要分个真假。它是哲学中的一个派别的做法。命题本身无所谓真或假，将命题与经验事实对照时才产生了真与假。

第11条是logic，因为逻辑是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而且几乎是唯一的主要的方法；一说思考，就要说逻辑；因为逻辑才能导致思考处于应该的状态，不是你“思考了些什么”，而是你“应该怎么思考”，就是逻辑。

第12条是conception或notion，概念。

第13条，abstract entity，抽象体。entity是实体，这词翻译的不那么好，它不一定是实体，which is visible, which is touchable, which can be seen or can be felt and so on。可是，哲学家研究的entity大部分不是可见的、摸得着的，摸不着的还多于摸得着的，这就是哲学家的难处。世界上万物多得很，从reference到things，但是一旦进入到哲学家的眼睛里面，进入到研究者的眼睛里面，你在谈它的时候，就变成了object，对象，这个时候某物是你研究的对象。

第14条是truth，真假的真，不要把它翻译成“真理”，它和“真理”这个词相差太远了，就是真假的真，直接说成一个字：“真”，唯真就行。

第15条是thought，思想。

后语言哲学的关键词的词群，我列了五条。谈到后语言哲学，我有什么资格呢？我有资格。第一，我是中国人，这不就是资格嘛。第二，我在中国研究语言几十年，这也算是一个资格嘛。还有，我学语言哲学学了20多年，这也算是资格嘛。尤其这个“后语哲”还是我提出来的，我怎么就不能找关键词呢？你写论文也要关键词啊，我写论文也要关键词啊，对不对？太充分了嘛。

这五条是哪五条呢？

第一条是“汉语语料”。语料，我不用英语的，就用汉语

的。待会儿我再举例子。

第二，“入口”。你从哪里进入呢？

第三，“问题”，这个就有意思了。你要寻找什么东西去研究啊，就是寻找一个一个的问题。经典哲学家，一般都努力建构系统。好多人都想搞系统，语言哲学家不建立系统，不像康德那样建立系统，都是找一个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突破了，他就整理出一个来。你看，分析哲学家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因此，我们从他那里就学到了一个方法。研究哲学问题的时候，可以不要搞系统。如果你没有康德的头脑，你不是这块料，你就不要搞这个事情。那搞什么事情呢？就搞一个个的问题。从日常语言中抓问题。抓来一个问题，研究下来，深入下去，你就是这个方面的专家。

第四条关键词就是“出口”。你从哪里出来？如果你从“世界一束”（第五个关键词）出来，就是在搞语言哲学。我先说说“世界一束”再转过头来说“出口”。

第五条，“世界一束”，是什么意思？一束啊，翻成英语，可以用group，也可以用cluster。这一束包括了第一个：the world，前面加定冠词，the world，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那个世界。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是有一束东西在那里，成千上万个系列的词来述谓它。第二个就是，ontology，ontology就是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ontology，就是王寅先生所说的being论，就是being这个单词，说动词就是to be。第三个词就是to know。这么简单的词都可以进入关键词的词群。这是个典型问题啊！“How can we know anything at all?” “What justification have we for our claims to knowledge?” “我们究竟何以知道一些事情的？” “当我们宣称知道某些事情时，我们有何验证呢？” 于是便成了西方哲学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什么？认识论、知识论阶段。to know就是知道些什么东西，于是名词就变成了什么呢？knowledge。theory of knowledge怎

么来的？就是冯友兰所说的知识论。它就是认识论。第四个词是existence，或者是to exist。20多年前，我曾经在湖南的一次大会上，那是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我问涂纪亮先生，涂纪亮先生是江怡先生的老师，我们知道他是社科院的，就把他请去做讲座。后来我就提了一个问题：西方哲学是研究存在的，为什么我读西方哲学作品的时候，很少找到existence这个词，是什么道理？你们说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后来我一想，这真是一个问题。而且后来我思考越来越多的问题，existence这个词啊，真的是少，我现在已经专门读它读了20多年，都比较少地看见。它比being出现的次数少多了，比thing，比object少多了，object这个词成千上万地出现，object，things，reference成千上万地出现，但是existence确实是比较少。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它能够被其他的词代替。第一种代替，就是需要说existence的场合，大都可以用object，thing(s)，reference取而代之；第二种代替是，还有其他的词可以代替它，不说existence，“我坐这”，I sit here，这不就是I am here吗？To be (to exist) 被to sit取代了。I sit here，这不就是存在了吗？每一个民族的词都可以找到大量的行为词来取代这个to exist，“存在”这个词。“我坐着”这不就是存在吗？我存在在那里嘛。何况，西方语言，英语中有to be这个词，那就更可以不需要to exist出场，它代替很多“存在”出场了。I am here. 就是我在哪儿，存在在这儿，am代替了exist。西方哲学的第一个阶段就是ontology。前面这个on是希腊语的词头啊，它就是being，existence，“世界一束”还有things，还有object。things就是事物，事情。这个词啊，出现在哲学家的口中，我看几分钟就得出现一个这样的词。当things变成你的研究对象的时候，就变成了object这个词。第六，realism，reality，就是实在论。第七个词就是entity，实体或者是虚体。entity既可以指实体，也可以指虚体。你说林黛玉，有这个人吗？没这个人嘛。但林

黛玉可以被我们谈论，就成了虚体对象。比如说市场经济啊，它是一个实体吗？市场经济是一个什么形状，是方的是扁的是圆的你摸摸看啊，摸得到吗？摸不到啊。但是，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啊！你不能否认它是entity啊！这就是哲学家的聪明之处嘛。他可以把虚体变成研究对象然后去研究它，就是哲学家的聪明之处。化学家就不会去研究市场经济嘛，因为它是抽象的，对不对？第八个就是thought。thought的相对过程就是thinking，思考。第九个就是logic，就是西方哲学的关键词。第十个就是object。这个我说过了。

以上就是“世界一束”的解释语，也就是西方哲学关键词的词群。（大题目里的第一项，这就是有“三个”词群的原因。“西方哲学”关键词词群，就在“世界一束”里被包括进去了。）我用许多东西述谓它。用了许多东西来述谓什么叫作“世界一束”，从而知道“出口”的问题。

现在返回到后语言哲学关键词群第四条“出口”。我们研究的汉语语料啊，你凭什么说，你是语言哲学研究，而不是语言研究呢？请问你研究的是什么东西。你的“出口”是“世界一束”（关于世界的道理），你解释的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么多东西的话，你就是语言哲学家。如果你“出口”在语言的形式上，那你就是语言学家。我在这里丝毫没有轻视语言学家的意思，丝毫没有。职业是不可能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的，是研究领域不同而已。我的这番话，就是强调“出口”在哪里，这番话，曾经被一个哲学家引用过（谢维营等著《本体论批判》，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是说，根据你的“出口”，可以划分你搞的是语言研究呢，还是语言哲学研究，就看你的“出口”。你说明世界的道理，就是在搞语言哲学，你说明语言问题本身（形式），你就是语言学家。

下面，我们把后语哲这五个关键词串联起来，就组成了后语哲的整个概念了。在汉语语料那里找到入口，第一句。接

着，提出、发现、解决了问题；三个动宾结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在汉语语料中这样做。说明“世界一束”的道理，就是“出口”。“出口”也可以叫作落脚点。落脚点，落脚在“世界一束”的道理中，就是语言哲学，落脚点在语言形式中，就是语言学。

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有一篇论文叫《论反合及其语言踪迹》，在《当代外语研究》上发表的，我自己很欣赏这篇论文。那青年学者就讲，你是不是要谦虚点？你怎么说你欣赏自己的论文呢？我反问你：你连你自己的论文都不欣赏，你拿出去干什么呢？所以学者一定要拿出点感动自己的东西，你连自己都不能感动，你把它拿出去发表有什么用处呢？我就说，我写的语言哲学文章，有三篇最喜欢，一个是《“马”给不出马的概念》，“马”这个汉字能给得出马的概念吗？第二篇就是《论反合及其语言踪迹》，第三篇就是《人自称与物被称的数目的巨大不对称》。以《论反合及其语言踪迹》为例，反合是自然界的事物和运动的一种非常有趣的规律，它所有的存在的状态都是反合着的。正反两个方面同时出现，正反两个方面同时出现运动，而向前推动，就往前走了。一个人走路就是这样，摆手的话，如果左手向前，右手就向后，一个前，一个后，都是在朝相反的方向摆动。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走路（同时向前蹦）的，如果两只脚总是同时抬着，也抬不起来嘛。那就叫蹦，你蹦不下去了嘛，都是一前一后，都是反向的。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

刚好，语言的构成就反映了这个世界的规律。“东西”这个汉语词，东、西，反合着。“横竖”这个词，横、竖反合着。很多词的结合，都是反合的，都不是正合的，都不说“东东”，都说“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呀？东和西合起来。“反正”，反和正，反合起来。“横竖”，横和竖，反合起来。这些词，就表现了这些词与宇宙运动的对应规律。